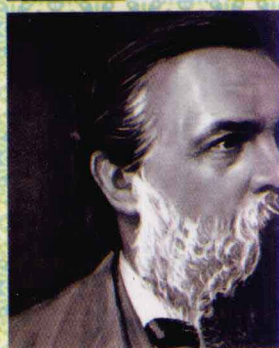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 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唐 蹕◎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书得到贺州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资助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唐 蹕◎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唐蹕著.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3. 1
ISBN 978-7-5100-1240-2

I. ①马… II. ①唐… III. ①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论研究 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理论研究 IV. ①A811.64 ②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1334 号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策划编辑 刘婕妤

责任编辑 黄琼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64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1240-2/A·0006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交往”何谓又何为？

由于特殊的机缘，大学和硕士研究生阶段研习历史的本书作者唐蹕成为了我门下的博士生，在他的博士论文被列入出版计划之际，作为其导师，便欣然依允为其作序。

作者原本积累有较系统的历史知识的学科基础，鉴于其任教工作的需要，博士求学阶段转而攻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以“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这一转向及学科跨度不可谓不大。

毋庸讳言，作者的这一选题与我本人的学术背景和建议有关。我一直认为当代中国的学术理论研究要争取在回应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中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不能在人类命运的共同遭际前“缺场”或“怯场”。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研究”一直是国际思想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不管是褒是贬，也不管是否出现全球“金融海啸”，任何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和学者，都无法回避和“绕过”这一“马克思的幽灵”。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博士生，我一直强调要重视经典原著的阅读，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始文本的选读。作为被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想背景的当代人们所共同认可为人类千年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名人名著，作为被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共同关注而接受为不可不读的经典作家的原著，无可争辩的是本学科必须认真研读的经典。当然，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年代的阻隔，比起研读历史文本，当下的人们更倾向于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学位论文的选题。本人认为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另设有相关的二级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级学科专业的学位论文选题既不必越俎代庖去耕他人之田，也更有必要坚守自己的阵地。况且，在一个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研究上是应该大有作为的。比如,在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简称 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二版的国际合作研究中,中国学者的贡献也许还赶不上日本学者。所以,一方面,我本人要求我的博士生的选题要尽可能关注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典的研究(或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出发,关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也离不开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另一方面,这样的选题也是本书作者自己的选择和兴趣使然,作者多年研习历史(尽管偏重于中国近现代史),有比较全面的历史知识,加之平时阅读面广、涉猎领域丰富,且具有较好的宏观思维和微观分析的能力,所以在笔者建议可结合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和“交往”理论进行更加深入的研读时,作者经过思考,依然决定挑战“世界交往”理论研究,对此我自然赞同。

作者用 4 年的时间完成了 30 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其间遭遇的困难和困惑以及为之付出的艰辛和汗水是可想而知的。作者全面研读了该领域的国内外研究动态,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扎实的基础。著作对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概念、世界交往理论的形成及其基本内容以及世界交往的类型、特点和作用,做了系统的条分缕析,并从空间的视角对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的空间意蕴做了解读,同时探讨了该理论与当代全球化的共性,从而揭示出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促进“和谐世界”构建的当代价值。著作在力图构建起一个阐释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体系方面所做出的成绩可圈可点。

我认为,本书之可贵之处,还在于其不满足于“我注六经”的梳理入微式的“照着说”,而是还敢于大胆进行“六经注我”的挖掘扩张其理论阐释力的“接着说”,将初期的“思想研究”毅然改为“理论研究”,凸显的不仅是作者在不断的研读思考中对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的情有独钟,渐入佳境,更表达了一种理论的自信——通过洋洋洒洒 30 万言,作者竭力论证的正是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且自信已为该理论完成了“第一部全面、系统、专题研究”的著作,不知读者诸君是否能予以认可接受?学术讨论自可“百家争鸣”,不必一统,见仁见智,只要自成逻辑,皆可自立一家之言。

二

关于本书的其他创新点,作者自己有所归纳,亦可以由读者在阅读中慢慢品味而得出感悟和启发,我就不在此赘述。既受邀为序,本人亦借此就其主题谈些在指导其论文写作中的一些体会与管见,以作为“导读”。

关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研究热,在国内外都已持续较久,特别是自 20 世



纪下半叶哈贝马斯推出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为旨的“交往行动理论”以来,持久不衰。本书也对此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综述和梳理,窃以为作者是花了不少工夫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使用的“交往”的德语原词是“verkehr”,正如作者考证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经做过类似的解释,马克思的解释即该词是与使用拉丁语中的“commerce(交换)”一词同样,“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德语中的“verkehr”是一个使用得很普遍的常用词,其第一释义所指的也许就是一种“物流”的过程,即“交通、运输”(其相应的英语单词是“traffic”,但远比这个英语单词更多义),兼及货币的“流通、交换”以及两性的“交合”(intercourse)并可泛指广义的人际、经济、社会的“交往、交际、交易、联系”等(从德语组词法分析,“kehr”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含义,可指道路的“曲折、转弯”以及来回往复的交往,还可表示“翻转、颠倒”等义)。查阅最为集中使用这一概念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德文原稿,我认为这也是着眼于此词所带有明显物质性交换的意蕴,更具有直接性的、双向性的互动而非纯精神意识性的信息交流,而哈贝马斯使用的“kommunikation”在德语中是源于拉丁语的外来词,其释义上不如英语中的“communication”那么广泛,日常更多用于“通信、通讯”等意义上的交际、传达,用于表示“联系、关联、联络”和“交往、传播、沟通”时,尤指人与人之间借助语言或符号等的“交往”,这也可以从他的“交往行动(kommunikation aktion)理论”所使用的概念中可以看出,他用更广义的“aktion”这个单词是要区别于马克思更为重视的以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实践概念,以更多表达主体的选择和“人际”的主动的关系,这显然是他受到了汉娜·阿伦特关于人的“行动”而不是“生产”更为重要(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区分)的观点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之所以要使用凸显物质性交往的“verkehr”这个词,就是与要突破当时重重叠叠的各种各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的“呓语”有关,这也是他们反复强调“物质交往”是其他一切交往的基础的原因。乃至《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仍然使用“verkehr”,恩格斯解释这“通常是从‘handelsverkehr’(贸易关系)意义上使用的”,可见强调的仍然是基于物质性生产基础上的“交往”。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世界交往”(在主要由恩格斯执笔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世界历史”、“交往”、“普遍交往”等反复出现在马克思的手迹中并非偶然,足可见马克思本人对此的重视,“世界交往”也是同样出现在马克思的手迹稿中),这又完全可以从欧洲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与商品交换的“世界市场”的出现这个背景中得到理解和证实。至于马克思在使用“世界交往(weltverkehr)”的同页手稿中,还先使用了一个“普遍交往(universeller verkehr)”的概念(恩格斯在该文中也使用过“国际交往 internationalenverkehr”),我认为并没必要做过多的区别(“国际”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主要指欧洲出现民族国家



以来的状况,而“世界”一词可能与欧洲人地理大发现有更直接的关系),两者都提到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两者也都涉及对“地域性”的突破。“普遍(universell)”比“世界(welt)”更具有抽象性和广泛性,显然那是一个更为广义的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包括跨洲际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交往,但也是以物质性的商品交换(贸易)为基础的。而“世界交往”更多是与“世界贸易”相关的或是以后者为背景的,其超越民族的、地域的地理—物理空间的含义更为鲜明。本书初稿中曾专辟一章研究“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以作为“世界交往理论的实证分析”,可谓独具匠心,可惜难以获得导师组的理解,因而自信不足而最后割爱。实际上我认为可以以此作为揭示马克思世界交往概念的由来及其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基础的一种尝试,亦可以为唯物史观“空间空场”论做一反证。而今天的世界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也突出地表现在“世界贸易”(handelverkehr)中,当然今天的世界贸易远不只是传统意义上“以物易物”的货物“交换”,而更包含实体与虚拟的资本贸易、金融贸易等规模及影响都日益巨大的经济活动。

所以并没有必要把“普遍交往”与“世界交往”这两个词截然分割对立,“世界”的地理性更突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用过“世界精神(weltgaiste)”)这个概念,但中文译本译为“宇宙精神”也未尝不可(其空间意味是一样的)。这也是解读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世界市场”乃至“世界文学(德语中的“literatur”并不只是中文的狭义的“文学作品”之谓,而是泛指人类积累的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典籍、文献的总称)这些概念的背景——一个新的突破传统民族地域的崭新的“世界”性空间的“发现”(航海)和“交往”(贸易),当时带给欧洲人传统“世界观”的巨大变化。马克思、恩格斯以敏锐的世界眼光抓住了这一新开辟的空间视野,因而也成为被今人认为是“全球化”的最早的预言家的理由(这也是在当代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中,西方最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把《共产党宣言》称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的原因)。

当然,关于“世界交往”与“全球化”有其共性,但我认为两者更有差异,今天以经济全球化为标志的“全球化”一词更具有西方话语霸权中的“一体化”的背书,乃至非西方民族对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文化推广的所谓“普世价值”也不得不抱有警惕的心理予以质疑和抵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和“世界交往”乃至“普遍交往”,都更凸显的是一种以物质性为基础,并带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的以互相“承认”和尊重各自“自我认同”基础上互动“交通”、互通有无的“交换”性的“交往”。这也是我始终对泛化经济全球化为“文化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等概念怀有疑虑的原因,我更倾向于将这些“全球化”打上引号,并把“全球化”解读为“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科学技术的全球联网、生态环境的全球联动”,同时不断揭示这三大基本特征的“双刃剑”本质。



三

如前文已述,本选题与我的学术旨趣有关,这就是对人类“空间”的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来关注历史—时间维度。我本人也一直认为“历史”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如同“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亦如此命名。近些年来,本人之所以更加关注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其缘由是对当代人类“全球化”、“城市化”、“网络化”三大空间实践的关注和思考,笔者不断试以“地理—物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三大空间维度对上述三大实践中人类的遭际做出解读,并探索提出人类应对空间巨变的可能的战略原则,如“超越技术中心,回归以人为本”、“扬弃消费主义,实现可持续发展”、“化解文化冲突,共建和谐社会(世界)”等,这些都期待着更多的讨论和阐释。由此而进一步回溯理论基础,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历史观同时也可以称为“社会唯物论”,“社会—空间”维度与“历史—时间”维度的结合,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常青、具有巨大的理论阐释空间的重要原因。这些年,我门下的博士生们也正在与我一起努力拓展和深化着相关的思考研究。我相信,“空间分析”的引入——实际上是“复出”——并不会削弱马克思理论阐释历史穿透力的深邃,反而会更彰显其对当代人类在更为广阔的多重多维空间实践中的命运与遭际做出高屋建瓴的全局观和整体观的把握所能提供的“大智慧”。

继门下李春敏博士的《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今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来,唐蹕的本书将是第二本正式出版的门下的博士论文,可喜可贺。记得初期商定的题目是《“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交往思想研究》,欲就“全球化”的空间变迁做系统梳理,并以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对这一规模空前的“空间实践”给出一种理论阐释。本书第四章“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中的空间意蕴”就是因此而诞生的,这在同类研究中是一大胆创新,只是略显粗略,但对于一个原本未经严格而系统的哲学思辨训练的博士生,已实属难能可贵(窃以为,如果将之与第五章所谈的“世界交往思想与全球化思想的共性”合并一章,继以为深刻的“时空视域”加以阐释,也许会相得益彰而弥补这两章目前单独成章的单薄)。后期作者觉得对“全球化”的思考还较肤浅,修改了题目,作为一种学术上的谨慎,还是值得肯定的。但事实上不管是第五章所谈的“世界交往思想与全球化思想的共性”,以及第七章“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当代价值”都是力图在回答人类面临的全球化的种种问题,所以,我还是愿意把本书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研究”之列。作者的第六章“世界交往与三个重大理论问题”,把“世界交往”、马克思晚年“跨越”的设想(这也是马克思空间思维的又一次重要飞跃)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联系



起来思考,亦是独具匠心的构思。此外,作者将世界交往理论与当前全球化时代内涵相联系做实证分析,尤其是将该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以及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经济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和谐世界”外交战略做紧密的现实分析和探讨,使理论分析之当代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凸现。这里表现出的理论勇气和宽广的视野可喜可嘉。

当然,有所“见”者也难免必有所“蔽”。作者对原著的研读非常认真,包括对概念的梳理也十分仔细(如关于“交往”这个核心概念的分析),但可惜的是受困于语言的障碍,无法对照德文原版阅读中文版,有时难免会有百密一疏。这也是本序专门对德语“verkehr”等词做些补正辨析的原因。此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大量作为与“世界”相对应的概念“Nation”和“Volk(人民)”,在中文版都译为“民族”,还有被译为“民族性”的“Nationalitaet”(现在也可译为“国籍”,即英语中的“nationality”),但在德语中更多的时候表达的是“族裔、族群”意义上的“民族”,如“多民族国家”(Nationalitaetenstaat)。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也同样如此,往往用来区别“民族国家”意义上的“Nation(复数-en)国族/人民”而特指“少数民族、族群”。所以只读中文版有时也难免混淆。故我一直认为翻译时应注意把原作的用词存入括号以助阅读者的理解。以我个人有限的德语知识所做的理解推理,只是一孔之见,一窥之得,不足为据,仅供参考,但愿不是画蛇添足。

序文至此,言犹未尽,蓦然回首,何题可标?值此“全球化”方兴未艾,时空跌宕中“世界交往”日新月异,趋之“文明冲突”还是“和谐世界”?何为何往?仍待观之、思之:“美美与共”乃有“交往”之可能,文化多元才有“交往”之必要;“环球同此凉热”之“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固然值得期待,但“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不同的梦想”又何以不能共生共存?毕竟“和而不同”的世界更多彩可爱,“生生之为易”,自强不息,是否此乃人类追求“和谐世界”之真谛所在?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天道酬勤,我期待着作者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精心耙梳、锲而不舍,不断发出新言、新声,不断推出新论、新作。

是为序。

章仁彪

2012年10月

于上海同济新村“望星楼”

目 录

引 言	001
一、问题的提出	001
(一)选题缘起	001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007
二、文献回顾	014
(一)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研究现状	014
(二)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	017
(三)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未来的研究趋向	018
三、本书的创新点	019
第一章 马克思“交往”观:范畴与涵义	021
一、“交往”何谓	021
二、马克思“交往”观的基本内涵	024
(一)交往是人的本质体现	024
(二)交往和生产互为前提	025
(三)意识和语言是交往的产物	026
(四)资本与交往密切相关	027
(五)货币作为交换的尺度	027
(六)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028
(七)交往的世界化是交往活动扩大的必然结果	029
(八)交往是人类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029
(九)人类只有在交往中才能生存和发展	030
(十)交往促使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与消亡	031
三、交往类型(形式)的多重维度	032
(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	032
(二)人与自然的交往	032



(三) 内部交往与外部交往	033
(四) 地域交往与世界交往	034
第二章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基本架构	036
一、何谓“世界交往”	036
二、世界交往理论的形成	038
三、世界交往的领域	039
(一) 经济交往	039
(二) 政治交往	040
(三) 文化交往	041
(四) 社会交往	042
四、世界交往的形态(形式)	043
(一) 国际分工	043
(二) 世界市场	045
(三) 国际战争	046
(四) 向外移民	047
(五) 对外贸易	048
(六) 近代外交	049
(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049
(八) 世界革命	049
五、世界交往的特点(特征)	051
(一) 世界交往是普遍的交往,具有不可抗拒性	051
(二) 世界交往是新式的交往,具有直接性	052
(三) 世界交往是东西方的交往,具有不平等性	053
(四) 世界交往挑战和机遇并存,具有双重性	054
(五) 世界交往中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交织,具有复杂性	054
(六) 世界交往进程本质上是人的解放过程,具有人本性	056
六、世界交往的作用(影响)	058
(一) 世界交往与生产力的保存和发展互相促进	058
(二) 世界交往促成各民族间的整体运动	059
(三) 世界交往是形成世界历史的根本力量	061
(四) 世界交往造成世界范围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和对抗	062
(五) 世界交往为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革命提供条件	063
(六) 世界交往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和途径	064
(七) 世界交往为个人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	066



第三章 对世界交往典型形式的深层解读——以世界市场和对外贸易为例	069
一、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	069
(一)世界市场的形成	069
(二)世界市场的作用	074
(三)世界市场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勾连	079
二、马克思对外贸易政策观探析	084
(一)对外贸易的产生、发展和作用	084
(二)马克思的自由贸易政策观	086
(三)马克思的贸易保护政策观	091
(四)马克思贸易政策观的启示	095
第四章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中的空间意蕴	098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099
二、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中的空间意蕴	100
(一)世界交往促成资本空间的全球生产和布展	100
(二)世界交往促成全球经济活动空间和规则的同质化	103
(三)世界交往导致全球经济空间的等级、差序和断裂	105
(四)世界交往导致落后民族和国家的经济空间被剥夺	108
(五)世界交往引发和放大全球虚拟经济空间的风险	112
(六)世界交往促成人类理想的交往空间——共产主义的形成	114
第五章 世界交往思想与全球化思想的共性	119
一、生产力发展:世界交往与全球化的共同根源	119
(一)大工业促成了经济领域的世界交往和经济全球化	119
(二)大工业开启了世界交往和全球化手段和工具的革命	121
(三)大工业创造了世界交往和全球化的结果——世界历史	121
二、资本本质:世界交往与全球化的共同动力	122
(一)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世界交往和全球化的普遍性来自资本的普遍性	122
(二)资产阶级是人格化了的资本:世界交往和全球化的内在动力	123
三、世界市场:世界交往与全球化的共同载体	124
(一)世界市场是全球生产关系的前提和承担者	125
(二)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	126



四、世界文学：世界交往与全球化的共同精神产品	127
(一)世界文学的形成是世界交往和全球化的必然产物	128
(二)世界文学形成过程也是西方文化对落后国家渗透和影响的 过程	129
(三)世界文学是文化共性(世界性)和文化个性(民族性)的统一	130
五、共产主义：世界交往和全球化的共同趋向	131
(一)世界交往和全球化为共产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	131
(二)资本主义的世界矛盾和全球化困境只能靠共产主义方式才能 解决	132
(三)世界交往和全球化为埋葬资本主义培养了掘墓人	133
(四)世界交往和全球化才能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	133
(五)世界交往和全球化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134
第六章 世界交往与三个重大理论问题	136
一、世界交往：解读马克思晚年“跨越”设想的钥匙	136
(一)“跨越”设想的提出	136
(二)世界交往是“跨越”设想的钥匙和枢纽	140
(三)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历史启示	148
二、世界交往与人的全面发展	150
(一)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涵义	150
(二)世界交往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152
三、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	160
(一)世界交往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	161
(二)资本主义的世界矛盾只有靠共产主义才能解决	163
(三)世界交往造就了世界性的无产阶级	167
(四)世界交往才能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	169
(五)世界交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172
第七章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当代价值	176
一、世界交往：解读当代全球化的新视角	176
(一)世界交往推进了全球化的形成	176
(二)近代资产阶级的世界交往开启近代“全球化”进程	179
(三)资本的世界扩张(交往)运动构成“全球化”的直接动力	181
(四)资本主义的世界交往悖论是“全球化”双重价值的总根源	183
(五)世界交往是实现“全球化”最终趋向——共产主义的前提 之一	186



二、世界交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勾连	190
(一)世界交往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190
(二)世界交往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	193
(三)世界交往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200
三、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	203
(一)全球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挑战	203
(二)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	207
(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战略	210
四、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安全:风险与应对	216
(一)当前中国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	217
(二)面对安全挑战:中国的应对之策	220
五、全球文化交往与民族文化安全	225
(一)文化交往全球化带给中国民族文化的机遇	225
(二)文化交往全球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冲击和挑战	228
(三)文化全球交往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发展	229
六、文化交往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233
(一)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意义	233
(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面临的主要问题	235
(三)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和策略	237
七、马克思国际交往思想与中国“和谐世界”外交	241
(一)马克思国际交往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241
(二)“和谐世界”视域下的中国“和谐世界”外交	253
参考文献	275
后 记	290

引 言

一、问题的提出

(一)选题缘起

交往与人类相伴而生,形影相随。自从有了人,就有了人们之间的交流和往来,交往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尽管交往的形式和内容、时间和空间、数量和质量日新月异,今非昔比,但其作为人的有目的实践活动的本质属性则始终如一、亘古未变。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急剧变革,人们的交往活动的空间范围、时间频度和形式内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从量的飙升到质的飞跃。不习惯这一新变化,不了解它的新特征,不透析其本质,我们将在新的世纪里无所适从,甚至寸步难行。

1. 交往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存在方式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人们生产出来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①如果说,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社会交往是劳动的前提。假如没有交往,就没有物质生产劳动,也就没有人本身的创造、存在和发展,也就没有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替与延异。交往衍生和谱写着人类一幕幕的历史和活生生的现实,交往表征着现实世界的生活样态。从古迄今,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无不直接、间接地与交往相关。个人的衣、食、住、行、用都要依赖与他人乃至社会的交往。只有在“交往共同体”中人们才能生产出满足自己需要的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并交换、分配、消费这些产品,从而求得生存或获取享受。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诸方面的发展,也离不开与周边近邻乃至世界各国的相互交流、交往(换)。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拒绝交往,必然走向封闭和孤立,必然与世界文明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大道相脱离。交往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和社会化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组织运行的内在机制,是民族兴旺的力量源泉,是国家繁荣的可靠保证,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一旦停止了交往,他(它)的生命就要完结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正由于此,人们才不畏艰辛、联合起来努力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才敢冒风险,远涉重洋架起了沟通东西方民族间联系的桥梁,开拓出规模空前的世界市场;才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成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组织,处理着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和矛盾。从古代中国人不远万里开辟沟通中西之路——“丝绸之路”的壮举,到今天令世人瞩目的象征着人类和平交往的“世界博览会”和奥林匹克盛会;从中国古代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游说活动,到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从“雅尔塔会议”、“世界妇女大会”到“亚太地区首脑会议”、联合国大会;从“南南合作”、“国际黑格尔协会”到“南北对话”、“绿色和平组织”等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无一不和交往相关。历史和现实不断地昭示: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交往的结果;交往是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唯有在交往中,才能求得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2. 世界交往是当代人类突出的生存境界

当今的世界是交往的世界。英国诗人约翰·多思说过,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的命运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前提就是:“全球日益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世界共同体。这一全球社会共同体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存在的‘底板’。”^①在当代社会,交流、对话等交往对“全球共同体”中的任何一个主体来说都显得较以往时代更为重要,因为,当代人类生活在一个全球交往的时代里,世界交往成为当代人类突出的生存境界。

(1)世界交往趋向全球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规模日益扩大,加之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工具的改善,特别是电子技术和因特网的发展,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被卷入全球交往的过程中。此间,每一个想融入世界的民族和国家,每一个想追赶时代脚步的人,都必须加入这一全球交往的洪流之中。全球化是各种行为主体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物质活动,是主体间通过产品、技术、资本、信息媒体等客观物质的交换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结、相互作用、普遍交往、相互融合的过程,其主体表现为不同的个人、组织、民族和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整合与建构,实现着各自的发展和提升。全球化是地方性、民族性与全球性、现代性之间的物质交往互动,是“各种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

① 范宝舟:《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①。从表面上看,这个过程是产品、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实际上却隐藏着人的交往互动。它像一架巨大的搅拌机,以经济利益为砝码,以交往为纽带,整合并建构着新的生活方式,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经济、科技交往的国际化、全球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民族文化多样化的趋势是当代人类全球化的总特征。世界交往加强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联系与沟通,使各国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从而推动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趋势。随着交往实践的空间范围日益拓展,交往手段日益发达,交往关系日益紧密,使得全球化展现出新的水平、层次和境界,交往主体从各个“孤立的点”走向民族共同体,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网络,形成全方位的多元的交往场,这是一个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与科技信息全球化为一体的综合过程。

(2)世界交往带来许多全球性问题。正是由于人类连续不断的交往,世界才从分散走向整体,进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宏大的文明交往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已成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技等因素在内的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网络系统,已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动力之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是人类交往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正是人类的交往需求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全球化的发展则通过不同形式满足人类心理、物质和精神等各方面的需求。然而,交往给人们带来了好处,也制造了灾难。古往今来数不清的阶级、民族冲突、经济剥夺、文化侵略、战争摧残……使原本正常友好的交往关系被扭曲,人类遭受空前的浩劫。新兴科技革命改变了传统因“距离的拒斥”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诸多不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日常交往被大大地改善。但是经济的繁荣治愈不了资本主义固有的顽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就像一把双刃剑,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享受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战争威胁等一系列新问题。科技革命“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并且连根拔起”(海德格尔语)。这是工具理性急剧膨胀、价值理性日渐失落的结果,也是主体自我与客体自然尖锐对立和争抢的结果,使得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全面走向“异化”,人类为自身的生存而烦恼、而困惑。在世界范围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信息网络化席卷全球,同时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趋势加剧,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深入,国际交往中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诸如人口激增、生态环境的恶化、能源匮乏、毒品泛滥、核威胁、国际恐怖活动等全球性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①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